

无名之恋

“世界上到处都有萍水相逢的事。

重要的是，这些常有的相遇之后所发生的事。”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明起始，结局也不甚清晰的，短暂的相遇。所以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相遇本身，而在于人物的现在与过去、回忆与幻觉。

故事自始至终都从未提及两位主人公——法国女人和日本男人的姓名，玛格丽特·杜拉斯以这场相遇上演的地点而将此命名《广岛之恋》。

正如上文所说，类似的相遇成千上万，平淡无奇。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一个法国女人来到广岛拍摄关于和平的电影，就在她要离开的前夕，遇到了一位日本男人，他们之间产生了一段恋情，并由这段感情牵出了女人十几年来的煎熬。而至于她最终有没有离开广岛，作者没有留下明确的信息。

书中对剧情的描述也颇为简短，但在余下的大部分篇幅中，杜拉斯用极具画面感的语言讲述了五个场景，还在最后附上了对人物及场景细节的描述，由此搭建起了一段长达十四年的回忆。

—

“你是否发现，人们总是在相同的感受中察觉到一些事物？”

清晨，日本男人熟睡的姿势和稍稍抽动的双手，让法国女人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回忆起了十四年前那个痛苦的时刻——她的初恋情人临终前，双手也是这样因痉挛而抖动的。而她，正无助地伏在那个奄奄一息的躯体之上。

知道这是她留在广岛的最后一天之后，日本男人多次挽留她，往事也在二人的对话之中被逐渐拼凑起来。

她生命的前二十年都住在法国的内韦尔。二十岁的时候，她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两个向往自由的年轻人计划了一次出逃，就在他们相约要共同逃离内韦尔的那一天，德国

士兵中了冷枪身亡。她守着士兵的尸体，守了一天一夜，直到失去了理智，被剃光头发，关在地下室里长达一年。后来她逐渐恢复正常，为了逃离往事，在一个夜晚去往巴黎，就在这一天，震惊世界的原子弹爆炸在广岛发生。

二

“广岛”是故事主线的发生地，和“内韦尔”这个地名一并在现实与回忆中反复地出现。在第一个场景中，日本男人替读者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到广岛来看这一切呢？”

法国女人回答：

*“我对它感兴趣。在这方面，我有我的想法。
譬如，想好好看看。我认为那是颇有教益的。”*

实际上，这个回答含混不清，在此刻还是不能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但其含义在后文中慢慢浮现了。

法国女人在走出地下室的那一晚，遵从母亲的指示，动身去了巴黎，因为在内韦尔，“追求幸福便是罪恶，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则是默许的美德”，更何况，她爱上的是敌人，这已经为家庭带来很大的耻辱了。离开内韦尔，对她来说，是挣脱了布满阴云的过去，是从审判她的目光中出走，最起码在形式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与这一次逃离在时间上同步的，正是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一历史事件。当法国女人在两天后到达巴黎的时候，广岛的名字挤占了所有报纸的版面。

内韦尔与广岛，地图上的这两个点本无关联，但对于她来说，前者是过去的痛苦，而后者由于时间上的巧合，标记着她与曾经的割裂。

三

既然杜拉斯与电影《广岛之恋》的导演阿伦·雷乃同为法国新浪潮“左岸派”的成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剧本与电影之间的配合。

“左岸派”的导演们只把专为电影编写的剧本拍成电影，从不改编文学作品，并且注重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阿伦·雷乃用镜头和画面高度还原了杜拉斯语言中所呈现的场景。如果说读者通过文字构建这个故事的时候遇到了困难，那这些许的迷惑也许会在镜头中得到回答。

在本书的开头，杜拉斯描述了一个十分矛盾的场景：比基尼核试验基地的蘑菇云在缓慢扩大，雄浑的烟云不断升腾，而在这团烟云之下，是两个紧紧搂在一起的赤裸的肩膀。

初次看到这里，这种宏大与渺小并存的诡异画面让人有些难以理解。但在镜头语言中，蘑菇云所激起的沙石、尘土，以及其间混杂的雨水或是露水沙沙落下，落到那两个光滑的肩膀上，再顺势滑过，灯光有些暗，肩膀紧贴在一起的曲线，仿佛那些平原和山丘在大地之上的缓和起伏，肌肤的裸露与土地的脆弱在此刻相互对应。这一画面的构建，把法国女人个人的灾难与广岛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灾难连接在了一起。

日本男人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

“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一无所见。”

法国女人不断地反驳着他：

“我都看见了。毫无遗漏。”

“我曾四次去过博物馆。”

“我看了新闻纪录片。”

“我始终在为广岛的命运而哭泣。始终在哭泣。”

穿插在这些对话间的是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之后碎片化的可怕景象：医院里的走廊和病人、博物馆里的复制品和解说牌、扭曲的钢筋和炸裂的石块、烧焦的皮肤和畸形的肢体、成群死掉的鱼和人们涣散绝望的目光。

日本男人是不可能忘记这场灾难的，这种视而不见，与其说是遗忘，倒不如是逃避。

而法国女人的脑海里刻着广岛的每一处疮痍，她回忆起这二十多万人的灾难，如同她无法忘记在内韦尔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过去的十四年间，她一直渴望“遗忘”的能力，也声称自己“遗忘了一切”，但事实上，在之后回顾往事的段落中，我们都知道，她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遗忘的。命运已然，是过去雕刻出一个现在的她。

四

人的确会在相同的感受中察觉到一些事物。

日本男人在睡梦中抽动的双手，让法国女人回想起德国士兵临终时的痉挛；广岛河口湾的七条分支让她回想起内韦尔的卢瓦尔河；不愿她离开广岛而跟在她身后的日本人，让她想起德国士兵，也曾用尾随的方式追求了她好几个月。

杜拉斯在附录中还对日本人的肖像进行了更细致的描述——他应当是一个面庞有些西方化的“国际”型的人，他身上带有男人的魅力，而不是日本男人的魅力。杜拉斯认为，这样才能避免观众认为法国女人是被他的异国情调所吸引，而且这样才能展现出影片的深刻意义。

在法国女人向日本人讲述那段往事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将日本人当作了她曾经的爱人，她开始用倾吐代替叙述，第三人称改换成第二人称：

“我还是在呼唤你，即使你已经死去。我呼唤着你的德国名字。

只喊你的名字。我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你的名字。”

除了时间上的巧合、个人灾难与广岛灾难的对应，还有每一个与曾经相似的细节都在这个最后的夜晚挑起了法国女人的回忆，她开始混淆现实和记忆的界限，日本人和德国士兵合二为一，广岛和内维尔渐渐重合：

“我遇见你。

我记得你。

……

你害了我。

你对我真好。

……

时光将流逝。惟有时光流逝而去。

然而，时光也会到来。

时光将到来。到那时，我们将一点儿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俩结合。

那个字眼将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然后，它将消失地无影无踪。”

五

法国女人的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矛盾：想要遗忘，又为回忆的淡漠而感到恐慌；内韦尔令她魂牵梦绕，但她永远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她需要眼前的这个日本人，但这段爱情也即将在黎明到来的时刻被扼杀。

在分别前的那个夜里，她游荡在广岛的街巷，反复地避开日本人，但日本人又反复地追上她，最后停在一家名叫“卡萨布兰卡”的夜总会，他们远远地对坐着。谁都不再说话，缄默和对视承载了所有的情绪，好像任何一个人的身体都无法再承受多一点的绝望。

在故事的最后，他们在法国女人的房间里，缄默，然后开始相互呼唤。

法国女人对日本人说：

“广——岛。广——岛。这是你的名字。”

日本人回应她：

“这是我的名字。是的。你的名字是内韦尔。”

法——国——的——内——韦——尔。”

文字和镜头都在此刻停住了，无论法国女人第二天清晨到底是否留在了广岛，无论她是否能摆脱内韦尔的阴影，故事都到此为止了。此后的情节都和相遇之前一样，没有要知道的必要了。毕竟在一场现实和幻象的交织之中，我们已经感受到，她把十四年前残存的激情和爱意，都献给了这个广岛的日本人。

直到最后一刻，这两位主人公的名字还是未知，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这场无名之恋中，一个内韦尔女子的灾难和广岛的灾难的映衬。此刻，她眼前的日本人已经不是德国士兵的影子，她给了他，也给了自己一个全新的身份——广岛和内韦尔，这或许也是遗忘的一种胜利。

此文为厦门大学广播电台节目文稿，节目音频链接：
<https://music.163.com/#/program?id=787451203>